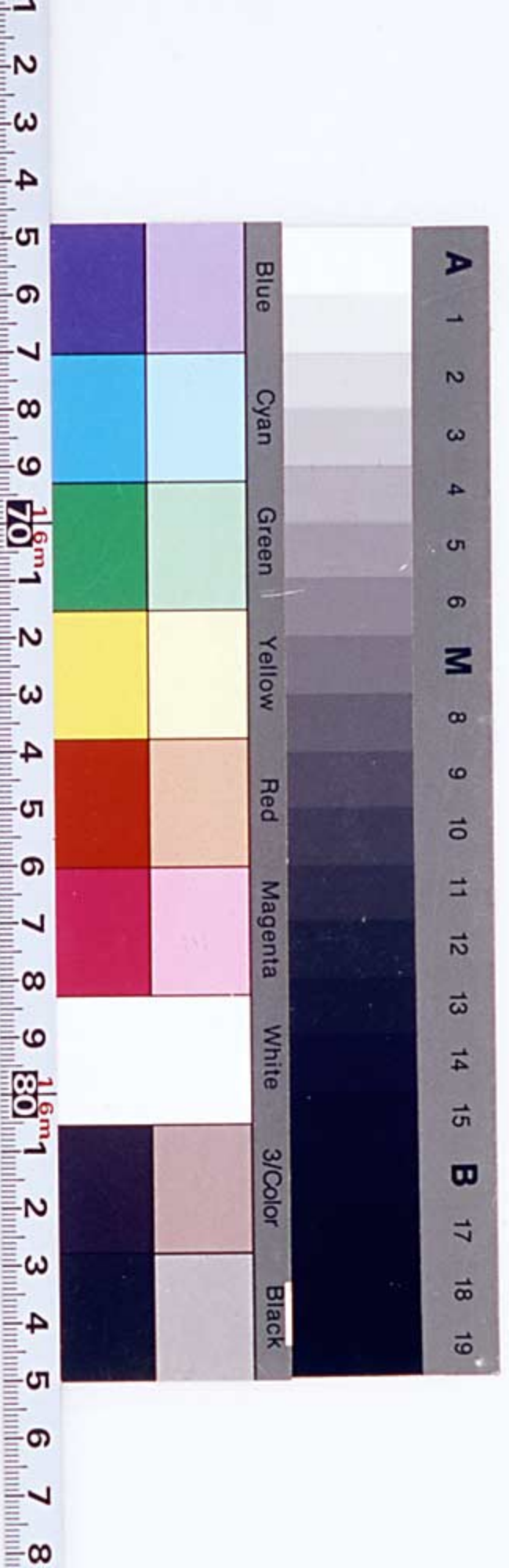


黑韃事略

史
VI
2





黑韃事略

黑韃之國

即北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

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

銀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

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解立為偽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曰

合刺直

其相四人曰按只解

黑韃人有謀而能斷

曰移刺楚材

字晉卿契丹人

或稱中書侍郎曰粘合重山

女真人或稱將軍

共理漢事曰鎮海

人專理回回國事

寔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黏合重山隨屈木
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木死按只解代之黏合重山
復為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
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
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耳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天山縣
則四望平曠荒蕪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
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

寔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驚蟄四月八月常雪風
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

亦雪

寔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
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
咸無焉

其畜牛馬犬羊索駝胡羊則毛毼而扇尾漢羊則曰
骨律索駝有雙峰者有孤峯者有無峰者

寔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
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曰
徙帳以從校獵凡偽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索駝以

空陳本
作室

陳本紆下
有行字

下主陳本
作在

百陳本
作去

挽其車、上空可坐可臥謂之帳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飯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尾前列妾婦次之偽扈衛及偽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主皆曰窩裏院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偽嬪妃與眾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院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

陳本等下
有次字

韃陳本
作鞞

陳本肩作背
黃下有尾字

不立其製即是草地中大氊帳上下用氊為衣中間用柳編為窗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闔與柱皆以金裹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枸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正如南方里憲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氊為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氊韃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兔曰黃鼠曰頑羊其脊骨可為杓曰黃羊其肩黃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

之魚地冷致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齏而先食然後食人

霍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呬謂之口利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酌而酬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纔飲訖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醖本以防毒後習以為常其味鹽一而已

霍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

陳本利作到
到下有甲字

於陳本
作如

衣陳本
作表

樂其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色白於雪其狀大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鹹其草宜馬

其糞草炭

牛馬糞

其鑽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插木以為衣維以毳索繫以羶羽猶漢兔置之智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攖擊焉

霍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羶亦頗以為苦霍沿

直深本作五兩杖字
皆作杖

真深本作美

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駿扣之則曰白以之為索
納之窩裏陀為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
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霍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
上用四直尺長柳杖或鐵打成杖包以青氊其向
上人則用

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
野雞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氈毳革新以紵絲金線色以
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霍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

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
漢人為之韠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間密
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韠人摺
多爾又用紅紫帛撚成綫橫在腰上謂之腰綫蓋
欲馬上腰圍繫乘突出采豔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
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霍見其自上至只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稱
如管文書則曰必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

繫束深本
作繫束
從假借而聲稱六
字深本從借音三字

榮陳本
作銀

則曰大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輩自稱為中書相
公若王楫則自稱曰榮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
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為揖左跪以為拜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鼠今用六甲輪

流如日或甲子年正月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

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
為一月人間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在燕京宣德州見有麻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

間陳本
作問

大陳本
作如

杖陳本
作板

移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
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鬚極
黑垂至膝常綰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魁之前下後之
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蠅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
凡工尺回字殆兄弟也

霍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
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
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
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說者死故莫敢詐

只刻二字陳
本作則二字

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
回々者則用回々字鎮海主之回々字只有二十
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
女真諸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卻又於
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々字云付與某人此
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々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
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
學多教回々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
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契
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

掌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偽酋自決楚材
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
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霍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
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只
韃主自斷又卻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
與也每呼韃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
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
吉凶天棄天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
無纖粟不占々不再四不已

其陳石
類陳本
作教
作
刺

陳子與過字

霍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下使
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造歸燒琵琶即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
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
著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
其賦斂謂之差發類馬而乳羴羊而食皆視民戶畜
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鹽之法則聽
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
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
買給往來使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
臣食過之數銀合諸道歲二萬錠菊蹊曲徑而科
戶四石漕運銀

數者不可勝言

霍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偽后太子公主親族而
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
奶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
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蘊中
之類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
發每戶每下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
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
用之數科率民戶諸止國之人甚以為苦怒憤徹
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
地定差發霍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

下陳本
作丁

怒陳本
作怒

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齊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練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鏈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鏈或市百貨而懋遷或託夜偷而責償於民

寔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

以下只以銀與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紵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只諸亡國之人為之回又以物置無入之地卻遠卓望纔有人築着急來昏賴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會諸國言語直是了得其官稱或僭國主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作推
作陳本
作賤
作賤

霍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請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為何也韃人止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止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止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而千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齧地者遺火而藝草者誅其家拾遺

作頸
作陳本
作頸

者履闕者筆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潔軸毳簾而外者責其係韃主之頭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霍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躡避狀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不故其國平時無賞惟好之謂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段陷城則縱

平清作賞

冠不陳本
有者字

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
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
不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或三次四次然後免
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半

霍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
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
產畜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業主其見物則欲謂之
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
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

三一本作一二二

陳本下
有者字

陳本無自字

陳本
作扶

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
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
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三疾如飈至勁如山
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鞞而
已

其步射則八字立腳步闊而腰蹲故能力而穿札

霍見韃靼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
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直尺闊一尺者婆
徑扶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
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

且陳本
作耳

居其七武備志引之作
居其一也

至陳本
作生武備志同

以武備志作其體係腰
下同

實陳本
作日武備志與本同

武備志與時字誤

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鍤薄而怯石者葉以
鐵或以板謂之脚溢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
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
者謂之兀刺赤曰：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霍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
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
控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後臆落
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
草不成臆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
馬多病也其壯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

鞭武備志作

後陳本
作復武備志同

或教陳本
作教武備志與本同

餘者多扇了所以無不强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
曾扇專管騾馬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為
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疋為羣隊只兩兀刺赤
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筆馬望之而畏每過早
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之帳房
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
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後至若
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鉄撾俯首駐足無或敢亂
最為整齊其騾馬羣每移刺馬一疋管騾馬五六
十疋騾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
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擊而

有別尤為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尺斤鞍之雁翅前

豎而後平故折旋而膊不傷轡圓故足中立而不偏

底闊故靴易入綴轡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

不受雨而不斷爛闊才踰一寸長不逮四搃故立馬

轉身之順

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

三騎或六七騎五十騎謂之一糾都由切即武酋健

奴自鳩為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叢攻

河西女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霍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

從陳本改

才陳本作不陳本最

不之不字

極從陳本改

批陳本

傳陳本作便

板陳本作板

五方陳本作防陳本

繼

人騎一馬又有五六尺或三四尺馬自隨常以準

備緩急無者亦須一二足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重六有頑羊角弓連角面

通長三尺有響箭即鳴鏑也有馳骨箭有批針箭刻木以為括

落鵠以為翎有環刀效回子樣輕停而犀利靶小而

扁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刀扳如鑿故着物不滑可

穿重札有菊牌以革編篠否則以柳闊三十寸而長

則倍於闊之半有團牌持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為

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

有拐子木牌為攻城避砲之具每大酋頭項各有一

旗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掩凡遇督戰纔舒即

掩陳本作掩

卷攻城則有砲：有棚棚有網索以為挽索者之蔽
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
不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嘗攷之韃人始初草林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
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
白木為鞍橋輓以羊皮鞮亦剝木為之箭鏃則以
骨無從得鉄後來減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
有器械蓋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
減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泔馬

乳手捻其馬之

乳日泔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

食夜則聚之以泔貯以革器頻洞數宿味微酸始可

飲謂之馬妳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
於敵是也

霍常見其日中泔馬妳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
與夜泔之之法先令駒子啜教乳路來却趕了駒
子人自用手泔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
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妳色清
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
黑馬妳蓋滑則似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
撞多則愈清：則氣不羶只此一次得飲他處更
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
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

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國貢來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如大勢軍馬併力蝟奮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霍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

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赤分番警地

惟前軍營

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

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

留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

夜號一營有警則各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

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

傳木刻以代夜邏

即漢軍傳箭法

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

而營具火謂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霍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

形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裏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社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散分立分敵合立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筆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適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燈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電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覩是蠻通而已彼亦

從陳本改

陸本無四五二字

兩字字陸本亦

陸本無上自字

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喫虧所以膽愈壯而敢無狀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運餉然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喫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先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

從陳本改

近陳本亦迎

下生下陳本有馬字
絕作挽

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
計之外或臂團牌下馬步射一射中鎬則兩旁必潰
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
隊馳敵近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
生馬以生攪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
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稍久
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
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
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兵衆每自潰不
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
以精銳或纔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輕重故擲黃白敵

誠陳本亦真其言亦真

茶陳本亦茶

刀陳本亦刀

砲陳本亦砲

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喜
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
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逸其敗則四散迸
走追之不及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武沒真即成吉思死

今自領之母偽大太子拙職已殺偽二太子茶合解出見

成回偽三太子兀窟解即今偽四太子駝藥歸河南

回國偽三太子兀窟解即今偽四太子駝藥歸河南

只解武沒真子之姓撥都馬武沒真子之姓白廝馬一名白廝

偽太子武沒真之弟魯花里國王父察剌溫之祖也

統武郡王黑韃蕭夫人契丹人阿海契丹人

從陳本改

傳陳本作附

元花元即阿海之弟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司馬劉伯林
漢人中第兵數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
妻而數子數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
知其歲老歲猶宿將死者過半曩與金虜交兵闕河之
間如速不斛忒沒斛塔察兒今名按察兒却尚無恙
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乏

霆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
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
妬忌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黑韃人少鬻
故胡多必貴也霆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
出帳外射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

茶陳本作茶

射畢即入金帳

其頭項分戍則寫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
回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
八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
戶之數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寔之在鄆州今東平府是也則
有山東之兵史天翼即史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
之兵張榮之在蒲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
之子之在天城西京屬縣則有燕蓟山後之兵他如遼東河
西回諸國之兵又在漢萬戶之外

霆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小畜產
盡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則之則

寔陳本作實

翼陳本作倪

蒲陳本作滿

鶴陣本作鶴

從陳本改

其殘虐諸國已破而無爭者東南曰白韃金虜女真西
北曰朮蠻或曰乃滿曰烏鵲曰達里曰撒里達曰杭里回
國正北曰達塔即兀魯速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
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國大金厥相王賢
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

茶字陳本皆係茶

大石林園
林牙國

于即狗國也男子面目奉塊而乳有毛走西南曰斛
速益律子水韃也曰木波西蕃部領西北曰克鼻稍回
國即回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沒真生前常曰
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
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
癸巳年茶合解嘗為其太子所劫曰脛篤黑回其
水以正北曰呬辣吸紹黑契丹一名契丹一或削其
為國名大丹即大名林國國或俘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韃木波皆可置
而不問惟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
憂此韃人所必爭者

見王檝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

某陳本作其

從陳本改

陳本遺一後字

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成吉思既滅其國先齎國師國師者比邱僧也某後隨成吉思攻全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解舍哀寰云全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滅全國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聽只恃着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其從軍而死也馳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霍見其屍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其主屍首以

使下陳本有平字

從陳本改

清陳本作句

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關三邏騎以為衛

霍見忒沒真墓在瀘清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

霆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網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攷亦無大遼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長孺書

是編為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君處借錄秋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志者當諒余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夢道人姚咨識于華秋官之寒綠軒

此書士寅歲游清國時得之羅林山後借那珂先輩藏本對校一過那珂本得之清國陳士可而以前陳本癸卯四月念九炳卿

茅元儀武備志引此書狀馬一節書名曰黑龍遼事癸卯六月初二日印一校

